



“北京人”的故事

刘 后 一

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“北京人”的故事

刘 后 一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75 字数 76,000

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 10171·623 定价: 0.27 元

目 录

第一夜——猎火	1
第二夜——喂柴	17
第三夜——驱兽	30
第四夜——打虎	43
第五夜——捕鱼	61
第六夜——杀象	74
第七夜——学艺	86
第八夜——埋尸	97
第九夜——缝衣	107
第十夜——钻木	116

第一夜

蛾眉月儿快躲到西山背后去了。黄爷爷带着三个红卫兵小将，爬到龙骨山顶上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。晚风吹来，非常凉爽。

黄爷爷说：“你们要我讲故事，两、三百万年的人类史，从哪儿讲起呢？”

“从猿人开始用火讲起吧！”张东火个儿瘦长，心急如火，马上作了回答。

“好！”这意见立即得到小辫儿刘小红的同意。

他们今天参观了北京猿人遗址里的灰烬层，又在展览馆里看了烧过的石头、骨头、朴[pò]树子和紫荆木炭，对北京猿人在五、六十万年前就开始用火有着深刻的印



象。

黄爷爷看了戴着眼镜的矮胖子方冰一眼，见他没有反对，便说：“好，先从猿人开始用火讲起。不过，我有个要求：故事讲完后，希望你们多提问题，多提意见，这样，我下次就可以讲得好一些了。”

“行！”东火和小红齐声答应。

猎 火

天气闷热得要命。

太阳已经偏西，照不到猿人洞口了，然而没有一丝丝风，山洞附近的树木花草，一动不动地呆立着，好象也闷热得受不了似的。

山洞里虽然阴凉些，但是潮湿得很，地上湿漉漉的，石壁上也淌着一滴一滴的“汗珠”。

一个花白胡子的猿人老头儿，刚打制成几把石刀，仿佛浑身很不带劲儿，几十年来留下的伤疤都一齐在隐隐作痛。他只得停了下来，看了身边一个名叫小猴儿的孩子一眼。这孩子好几趟替老头儿到河边找石块，现在也乏得躺着不想动弹了。老头儿怕他受潮，

便吆喝了一声，左手拄了根大松树枝当拐杖，右手拉着小猴儿，蹩[bì]出洞去。

后边山上，传来了女猿人和孩子们的笑声、叫喊声，她们在采集着野果。东南河边平原上，男猿人们在怒骂着、呼叫着，他们在追赶着什么野物吧！

山洞外面似乎并不比洞里舒服。老头儿正打算拉着小猴儿回洞去，忽然“呼”的一声，一阵风从山后刮了过来。

刮大风了。一团乌云把太阳遮住了。

风越刮越大，乌云也越积越厚，大地一下子阴暗起来。

老头儿知道大雷雨要来了，他将双手合成筒形，套在尖尖的、遮满花白胡子的嘴上，向东南平原和后山呼叫了几声，便拉着小猴儿走回洞去。

紧跟着进来的，是一个叫阿鹿的青年女猿人。接着是几个笑着、叫着的女猿人和孩子。她们捧着、抱着连枝带叶的野果，有的还背着、抱着小娃娃。最后进来的是一个半老女猿人阿犹——她背着一个名叫小兔儿的女孩——和一个半老男猿人阿豫[yù]。

小猴儿立刻挣脱了老头儿的手，叫喊着迎了上去，从她们手上接过野果，藏到洞的深处。

“轰隆隆！”一声雷响，大雨点儿辟哩啪啦地掉了下来。

一个叫阿马的青年男猿人，一手拿着棍棒，一手提着一只刚打到的小兔子，冒着急雨，冲了进来。接着，几个男猿人，手中拿着棍棒和石块，也叫喊着冲了进来。

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从突出的眉脊上挥下雨滴和汗水，呵呵地喘着气，唧唧咕咕地嚷着。

“轰隆隆——轰！”

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。一些砂石，从山洞顶上掉了下来。挤在一块的猿人们以为山洞要塌了，立刻一窝蜂似地从洞里蹿了出去，有的连随身带的棍棒都丢在洞里。

北山树林子里，一团黑烟冲上天空，一只通红的、



没定形的怪物在吞吃着树木。豺狼麋鹿从树林子里冲了出来，东奔西窜，没命地逃。

“跑！”阿马大叫了一声，带头奔向河边，往东南方逃去。接着，男人、女人、孩子们也跟着乱窜。

“咦——！”老头儿打了一个唿哨，顺手拉住了跑在最后的阿豫和背着小兔儿的阿犹。

“跑嘛——？”

他见大家停住了脚步，便放了阿犹和阿豫，挥舞着双手，叫了一声：“来——！”

大家只得走了回来，虽然心头还在突突地跳。

“斯——火也！”

“火？”大家学着说了一声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。有几个年纪大点的还“哦”了一声，仿佛说，原来就是这个。因为他们多次听老头儿说过火这怪物，可是亲眼看见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老头儿指了指北山的树林子，告诉大家：“火——向东——河——过不去的；向这——水沟、石头——过不来的。”老头儿见大家安静了下来，便指手画脚地又一次给大家讲起了火的故事。

老头儿的话，简单粗糙，又结结巴巴的，不用翻译，我们现代人是听不懂的。不过当时他打了很多手势，作了很多动作，所以在场的猿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后来，老头儿坐下来了，大家也就围着他坐了下来，听他慢慢

地讲着。

这时，雨已停了，云散天青，太阳显得更灿烂辉煌。但是，北山树林子里的火，还在熊熊地烧着。

二

“当我还是小猴儿这么大的时候。

“有一次，也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，一阵大雷雨之后，‘轰’的一声，南边树林子烧着了。

“火比这次烧得还大，那时候我们比刚才大家还要害怕。一看到大火烧起来，就跟着那些鹿啊、兔啊，拚命地跑开了。

“跑啊，跑啊，跑得实在跑不动了，才停了下来。回头一看，火还是在南边树林子里烧着。它并没有象狼似的追了过来。

“老姆在叫唤，人们一个一个地跑回来了。老姆骂着：‘跑嘛——？斯——火也！’老姆说，这个，她听先人谈过多次的，也亲眼见过多次的，所以她就没有跑。

“据先人的先人传下来的话说：火不象狼，不会追着你跑的。它是风推着，沿着树林子、草地跑的。只要你不站在它前面，它是咬不着你的。也许它压根儿就不想咬你，它爱吃的是干树枝、枯草，随吃随长，假如没有树枝、枯草吃，它就饿死了。

“很早很早以前，就有先人想把火抓回来，如同想把狼抓回来一样。被火咬坏的先人不少；但是那些勇敢的先人们，只要看见了火，还是去抓的。”

老头儿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

“后来呢？”小猴儿抱着老头儿的脖子问。

“第二天下午，又下了一阵急雨，南边树林子的火大约已经死了。

“我那时可调皮了，什么也不怕，一心只想到那边去看看。我知道高个子巴多是想去抓火的，便怂恿他带着我，瞒着老姆，偷偷地到那边树林里去看。”

“你们看见什么了呢？”这时，阿鹿也忍不住发问。

“树木都焦枯了，林子里是一股闷热的空气，烟子呛得人难受，林边还有些地方在烧着。

“我们拿着棍棒，小心地走着，生怕什么野物窜出来，然而林子里是静悄悄的。

“忽然，我看见了一只野物……”

小猴儿紧张起来，把老头儿的脖子搂得紧紧的。

老头儿轻轻地抚摸着他那披头散发的小脑袋，说：“别害怕，那不是活的，是一只死小鹿，被火咬死在那里的。

“我们轻轻地走过去，一股香喷喷的气味冲了过来，使我忍不住伸手往鹿身上抓了一把。可不得了，不

知什么忽地把我的指尖咬了一下。我不由已地把手缩了回来，指尖放到嘴边一吹。

“指尖上粘着一点点鹿油，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一舔。我说，巴多，可好吃呢！”

“巴多设法撕了一块鹿肉下来，我们分着吃了。呀！真香、真美，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甬提比生肉好吃多少了。巴多也乐得大叫、大跳起来。

“后来，我们决定先把那只小鹿带回去，让大家尝一尝。于是，巴多提起小鹿的两条后腿，我也帮着，连抬带拽地把它弄回了山洞。

“老姆骂我俩不听指挥，私自乱闯，本来要揍我们一顿，可是巴多要大家吃完鹿肉再揍。老姆把鹿肉分给大家，大家吃得乐呵呵的。老姆咧开嘴巴，嗤嗤地笑，不但没有揍我们，反而把剩下的鹿头分给我和巴多去啃。

“后来，我们一起都到南边树林里去过，我们都看到还没有死尽的火，胆大的还去拨弄了一番。我那时真是太调皮了，很想把那怪物捉回来，用木棒拨啊，挑啊，可是一个不小心，掉进了火坑里，如果不是老姆、巴多他们拚命把我抱出来，我就被火吃掉了。”说着，老头指着胸脯上、腿上的几块伤疤说，“这就是那次给火咬了几口留下的痕迹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小猴儿摸着老头儿胸脯上的疤痕问。

“当我是你这么大的时候，”老头指了指阿马说，“有一次，并没有打雷下雨，但天气很闷热，西山树林子里堆得很厚的枯枝烂叶忽然又被火吃起来了，巴多立刻带我们到那儿去看。”

老头儿忽然问阿犹：“你那时候还小，大概忘了吧？”

阿犹说：“后来听说过，不是说，巴多就是那次被火咬死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巴多总是想去捉火怪。那一次，我们用树枝拴住了个小火怪，想带回洞里来。可是，当我们刚走出树林，小火怪又逃走了。巴多立刻又钻进林子，等我们赶上，他已经……”老头低下了头，不想说下去了。

忽然，阿马指着北边树林子说：“我们也到那边去看看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立刻就有几个年轻猿人跳起来响应。

“不要去了吧！”阿犹摇摇头说，“听说那家伙可凶哪，多凶的野物都被它咬死了。”

“不要去了吧！”阿豫也摇着头说。

可是年轻人哪里制止得住，有的说，我们也去拖只咬死的小鹿回来吃吃；有的说，我们把那个叫“火”的怪物抓回洞里来。

这后一个倡议，使得阿犹和阿豫怪叫起来，似乎是要把剑齿虎引到洞里来似的，说这一来不是会把大家

都咬死了？可是阿马、阿鹿几个却很兴奋，说什么它要咬人，就不喂它树枝、枯草吃，饿死它；还说如果喂得好，从此经常可以尝到美味了。

老头儿认真听着两边的对话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直到小猴儿说了一句话，才下了决心。

小猴儿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应该让我们去，当初你怎么就去了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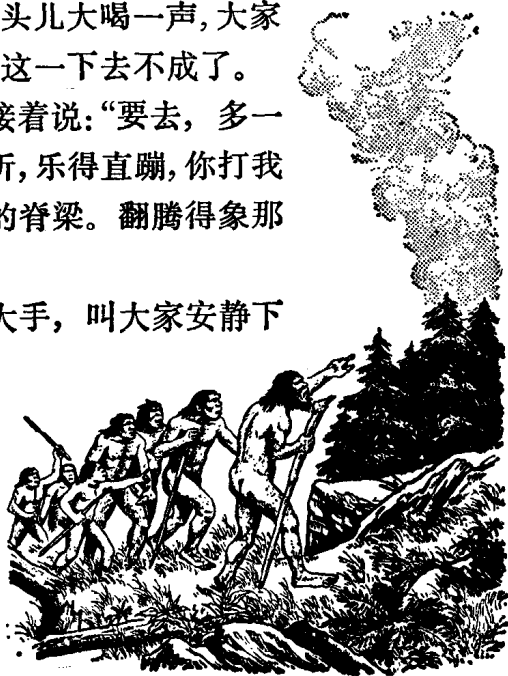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下大家都闹腾开了，七嘴八舌地嚷着：“去！去！去！”有的拔腿就要跑。

“嚷什么！”老头儿大喝一声，大家都镇静下来，以为这一下去不成了。

可是老头儿接着说：“要去，多一些人去！”大家一听，乐得直蹦，你打我的胸脯，我捶你的脊梁。翻腾得象那跳跃的火焰。

老头儿挥着大手，叫大家安静下来，说：“记住先人的话：不许站在火的前面，不许乱跑、乱动！”

他见大家都没意见，立



刻下令：“带娃儿的女人，体弱多病的，留着守洞；小孩子，不许去；其余的，跟我来！”

老头儿拄着他那根松树拐杖，一瘸[qué]一拐地走在最前面，让阿马、阿鹿等七、八个人在后面跟着，他们也都带了棍棒。

小猴儿本来不许去的，但是他不听话，拉着阿鹿的手，夹在人群中间，偷偷地跟着去了。

三

老头儿领着大家，跨过水沟，爬上了北山坡，向西拐。他们绕过了几处还在熊熊地烧着的火堆，向刚刚烧过的树林子里钻进去。

树林里烟雾弥漫，呛得人出不了气，眼睛直流泪，一股气浪迎面扑来，热得要命。

老头儿一马当先，小心翼翼地用拐杖开路。大家也学着他，用棍棒把烧过的树枝树叶拨向两边去。他们行进得很慢。

“松鼠！”小猴儿眼尖，他看见路边灰烬中躺着一只松鼠，便叫着跑过去想把它拾起来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走在前面的老头儿举起拐杖要跑过来揍他。可是小猴儿忽然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往后跳了两跳，蹲了下去。

他踩着了一段刚烧过的树枝。

“咬了吧，活该！”老头儿骂着，命令阿鹿好好看着他。

阿马小心地用棍棒将那松鼠拨了过来，正好拨在小猴儿面前。这孩子忘记了痛，连忙拈〔niān〕起那松鼠的长尾巴尖，将它提了起来。

他们继续慢慢往前走，又捡到了一只兔子和一只豪猪。最后他们一齐欢呼起来，原来发现了一只大鹿，黑糊糊地歪在灰堆旁。它那对大角，妨碍它从烧着的树林里奔逃出去，终于葬身于火海。

老头儿命令大家把找到的野物放在一块，集中起来。

忽然，阿马惊叫了起来，大家回过头去，只见他高举手里的树棍，树棍竟冒起烟来了。

“快丢掉！”有人在喊。

可是阿马舍不得丢掉，仍然将冒烟的树棍举在手里轻轻挥舞着。

前面更热了，不，更烫了，因为有的树枝还在烧着，哗哗剥剥地响，走不过去了，大家只好立着发愣。

忽然老头儿把松树拐杖伸向一丛烧着的树枝。哈，拐杖烧着了！

阿马立刻学样，大家也都跟着，一根根的树棍都先后着火了。

“带回去！”阿马说。他不等老头儿同意，举起烧着的树棍，往回就跑。

阿鹿也举起烧着的树棍，跟着他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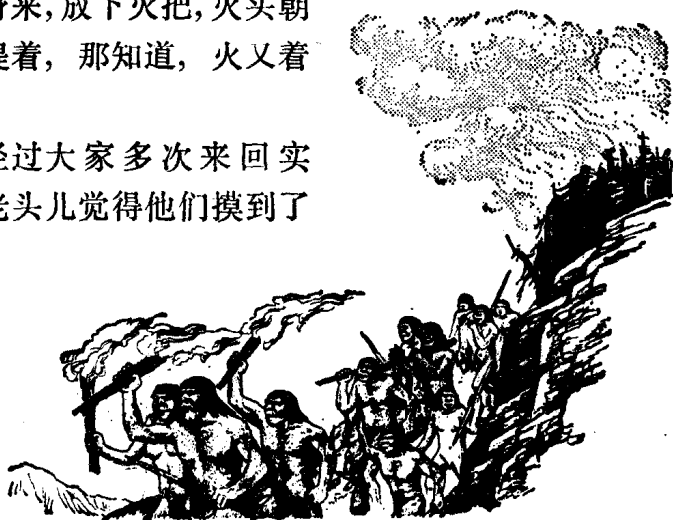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他们跑了没几步，火就灭了。

“要慢慢地走！”老头儿说。这时，他的松树拐杖烧得正旺，他从别的猿人手里接过一根烧着的树棍，和松树拐杖握在一起。小猴儿一见，立刻把手中烧着的树棍也递给了他。

阿马、阿鹿也从别的猿人手里要了几根烧着的树棍，和他们自己那一根凑在一起。

老头儿、阿马和阿鹿各举着几根树棍合成的火把，向林子外走去。刚出林子，火又要灭了。他们失望地转回身来，放下火把，火头朝下倒提着，那知道，火又着了。

经过大家多次来回实验，老头儿觉得他们摸到了



一些火的脾气。于是，他命令：阿马、阿鹿，还有他自己，每人举一个火把，走在一起。其余的，扛着死鹿、提着豪猪和兔子，小猴儿还是提着他那松鼠，往回走。

太阳早已下山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三个火把明晃晃地照着这个叫着、笑着的凯旋队伍。

对面，猿人洞前面，响起了其他猿人、孩子们的一片欢呼和惊叫，跟凯旋队伍的叫声、笑声遥相呼应，汇成一片。

这巨大的声音，震撼了小小的山谷，震撼了辽阔的原野，也震撼了整个世界。

*

*

*

新月早已下山。天空中万点银星，山脚下万家灯火。

“好！太好了！”小红在黄爷爷讲完故事后就喊了起来。

“好在哪儿呀！”东火向她瞪了一眼问。

“猿人们多么勇敢！”小红说，“而且他们多么聪明！通过‘科学实验’摸到了火的脾气，才把火‘猎’回来！他们把火当成野兽似的！”

东火点了点头，也说：“人们开始是怕火的，可是他们通过实践，逐渐了解了自然的现象，进一步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性，这才从自然里得到自由。”